前言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国际交往的中心，同时，又是一座闻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

北京雄踞于燕山脚下，地处华北大平原的北端，太行山、燕山山脉的高山低岭连绵环绕于北京的西南、西北至东北方，而其东南一隅则面向平原，俯视渤海。古人所说“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燕自昔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苏秦所谓天府百二之国，杜牧所谓王不得不可为王之地”，是对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的绝好概括。

北京曾是辽代五京之一，继而则为金、元、明、清四代王朝的帝都，是周秦以来中原王朝在东北方面的一个重要据点，同时也是北方草原民族进取中原的一个重要据点。其作为一方重镇的历史，直可上溯到 3000 年前的商周之际，而其作为中华民族远古祖先的生息地，其历史则可远溯至数十万年以前的蒙昧时代。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在这里得到了集中而又典型的体现与反映。可以说，北京的历史，就是整个中华民族发祥、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由于北京是华北与东北之间的交通枢纽，是古代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中原文化与以畜牧业为经济命脉的草原文化的交融点，是古代华夏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拉锯式占据地，所以，北京自古即是一座民族荟萃的大熔炉。北京考古所反映出来的北京历史，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因此，北京的发展史，或者就可以说是中原与北方两大地区之间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史。

北京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光辉灿烂的文化，丰富多彩的文物古迹，本书拟通过综合介绍几十年来北京文物考古之主要收获以及与北京文物考古有关的趣事珍闻，为广大读者朋友了解首都北京的发展历史，提供一把入门的钥匙。

人类祖先的故乡



“北京人”的故居

北京人聊天，往往有人很自豪地说：“我家可是老北京了”，其实，一般人所说的“老北京”，充其量不过是清代八旗人家，也就三四百年的光景。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台上说话，那么谁都会承认：真正的老北京，是北京周口店（周

口店镇在北京城西南 50 公里处）的“北京人”，他们是目前所知北京地区最早的人类居民。

大约在距今 50 万年至 20 万年的时候，北京周口店一带的景象既像是优美的画卷，又像是迷人的神话：西面和北面崇山峻岭，森林茂密，南面和东面则豁然开朗，通往辽阔的华北大平原。一条小河由山坡上蜿蜒而下，甘甜的河水清澈见底。河流两侧的许多水泊长满了水草，就像是一面面掩在红花绿叶中的明镜。依山傍水的柳树、榆树，好似一把把撑开的绿伞。水獭、河狸在水中纵情游荡，鱼儿们见了忙不迭地躲避；肥胖的水牛悠闲地嚼着嫩草，对落在脊背上喳喳碎语的小鸟宽厚相容；大象在浅水中用长长的鼻子为自己淋浴，一派长者风度。突然，一群野马急驰而过，后面两只剑齿虎在飞速追赶！正在吃草的羚羊和肿骨鹿，被惊得撒蹄如飞，四散奔逃；正在嬉耍的猕猴慌忙窜上高枝，不眨眼地张望着；鬣狗则幸灾乐祸，盼望能虎嘴分肉，拣点便宜；只有犀牛无动于衷，抬头看看，仍旧沿着河岸散步。

山坡上有个大岩洞，从洞口不时飘出缕缕青烟。洞外，几个壮实的男人正在用两块石头相互敲打，要制造几件应手的工具；洞内，一位母亲一边为孩子哺乳，一边往火堆上添柴。这些人，就是闻名遐迩的中国猿人——“北京人”,那山洞，就是“北京人”之家，附近的丛林、河岸、山冈、水塘，就是“北京人”的乐园。

上述画面，来自一系列的科学发现和研究成果。原来，科学家在“北京人”居住的山洞里，先后发现了“北京人”的牙齿和骨骼化石，“北京人”制造、使用的石器，“北京

人”遗留的灰烬和被火烧过的石块、兽骨。还发现了许多动物化石，其中仅脊椎动物即有剑齿虎、豹、披毛犀、梅氏犀、三门马、棕熊、黑熊、变种狼、中国貉、豺狗、豪猪、李氏野猪、葛氏斑鹿、扁角肿骨鹿、德氏水牛、中国纹鬣狗、更新世河麂、獾、貂、高山鼬、短吻鼬、韩氏刺猬、达呼尔鼠兔、蒙古旱獭、大丁氏鼢鼠、硕猕猴、居氏大河狸、河狸、水獭、骆驼、鸵鸟等。同时，又通过一种叫做“孢粉分析”的科学测定手段，得到若干种树木草禾所遗留下来的花粉，这些多得数不清的植物花粉，表明当时周口店一带草木茂盛而密集。再结合动物的种类，推知这一带既有森林，也有草原，附近一度还出现过沙漠。至于“北京人”的年代，则主要是通过古地磁法、铀系法、裂变径迹法和热释光法等科学方法测定出来的。

“北京人”是怎样被发现的？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中药里有一味药叫“龙骨”，有平肝、安神等功效。所谓“龙骨”，并非真的是龙的骨头，而是脊椎动物的骨头埋在地下1万年以上所形成的化石（也有人把千百年前的动物骨头当作龙骨）。1914年，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受中国北洋政府聘请，来“农商部”担任矿政顾问，他不但是矿石方面的专家，而且对中国的龙骨也异常关注。当然，他不是对龙骨的药用感兴趣，而是认准了这些龙骨是古代动物化石，有的甚至可能是古人类化石。1918年，安特生偶然从一位朋友那里见到了从北京周口店“鸡骨山”采到的龙骨，他马上就赶往周口店并找到了“鸡骨山”——山坡上一个小土包，果然挖到一点动物化石。这时，一位当地农民走来说：“你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不要在这里挖了，我知道有个地方的龙骨又多又大。”经他指引，安特生等来到一个新的化石地点——龙骨山，在这里，当时虽然只采集到一些动物化石，但富有科学头脑的安特生注意到地下有些带刃的白石片，他认为这可能是古人类的遗物，于是对他的助手——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你不必着急，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就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说这话的时候，他们就站在“北京人”的洞口，“北京人”正在家中沉睡，因而没能走出洞来证实：安特生说得对，我们确实在这里。以后的发掘，证明安特生的预见是正确的。“北京人”的故居就这样偶然地和戏剧性地被发现了。

“北京人”居住的山洞很大，东西长 140 多米，最宽处约 40 米，高亦达 40 米以上，是个相当宽敞的大厅。可是年复一年的风沙淤塞，洞壁坍塌，以及人们遗弃的垃圾废物，逐渐填塞了洞中空间，这些东西层层叠叠，堆积厚达几十米，“北京人”的遗骨遗物，就埋在这些沙土碎石之中。

对“北京人”洞穴的大规模发掘，始于 1927 年。前后共发掘了 16 年之久，耗费了 18 万个工作日，清理了 2.4 万立方米土石，这是一项何等艰辛的工作！而其收获也相当喜人：总共出土了完整或比较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 6 个，头骨残片 15 件，下颌骨 15 个，牙齿 153 颗，此外还有一些零碎的肢骨，代表着大约 40 多个人。这是世界古人类学上最为丰富和完整的一批极其珍贵的化石材料。

裴文中的好运气

“北京人”的牙齿化石是在外国人的手中发现、研究出来的，而“北京人”的头盖骨则是由一位中国青年学者捧出山洞的。

1929 年，周口店的发掘工作由中国学者裴文中（图 1）负责。裴文中是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生，他在接受这一任务的开头，工作很不顺利，有一层堆积物十分坚硬，任凭他狠劲敲砸，都纹丝不动，似乎“北京人”在故意捉弄他，给他下马威。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又崩又炸，才把这一层掀掉。谁料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接着就有大批的化石出土，什么水牛头呀，猪头呀，鹿角呀等等，还都挺完好，有一天竟挖到 145 个鹿颌骨。除动物化石外，还挖到几颗人牙化石，于是大家的心就舒展开来，好像希望的曙光已照临周口店上空。果然，就在这一年的 12 月 2 日，奇迹发生了。这天下午，在距洞顶 40 多米的发掘现场，几位工人一手举着蜡烛，一手拿着铁镐在进行发掘，裴文中也腰系绳索，坠下洞来与工人们一块儿工作，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默默挖掘，只有镐锤碰撞石头的叮当声在洞内回荡。突然，裴文中一声惊呼：“这是什么？是人头！”大伙儿呼啦一下围拢过来，只见一个圆圆光光的头



图 1　裴文中

盖骨露出土外！可不得了了，这是人们盼望已久的事情，今天终于如愿了，谁不高兴，谁不激动！一阵骚动过后，有急性子的人提议：马上挖出来，让大家看个仔细。但也有人认为天色已晚，最好等明天再慢慢地剔出，免得弄坏了。反正它已在这里沉睡了几十万年，还在乎这一夜？家有千嘴，主事一人，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了裴文中的脸上，这位热血潮涌的年轻学者权衡再三，终于还是按捺不住急切心情，当场拍板：连夜挖出来！就这样，中国猿人的第一个头盖骨，由裴文中从土石中捧给了世人。

这一夜，裴文中兴奋异常，以致于寝食不安，连夜写信报喜，命人次日一早赶往北京城里；第二天早上，裴文中觉得送信太慢，就又打了个电报，说“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为了把头骨化石送回北京城里，裴文中让人生起火盆，日夜烘烤，仔细粘对后又一层层地糊上绵纸、石膏加麻袋片，看看已较坚固，才用两条棉被包好，外面裹上褥子、毯子，打成一个行李卷，由裴文中亲自送回城里。

据说，当初北京城里的几位学者接到裴文中报喜的信件、电报时，都有些将信将疑，有的说裴文中大概不认识什么是“人”，搞错了吧？有的说裴文中哪会有这样的好运气？加拿大古人类学家、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1929 年成立的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古生物、古人类学研究的机构，解放前周口店的发掘工作由它负责）名誉主任步达生在写给安特生的信中则说：“昨天我接到裴文中从周口店发来的电报，说他明天将把他所说的一个完整的中国猿人头盖骨带回北平！！我希望它结果变成真的！”等裴文中把头骨化

石交到步达生手中时，步达生亲自剔除包裹物，当他亲眼见到了“北京人”头盖骨，这才完全相信是真的，不禁大喜过望，称赞说“裴文中先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野外工作人员”。北京周口店发现猿人头盖骨的消息不胫而走，成为爆炸性新闻，轰动京城，也轰动了整个国际学术界。

“北京人”的尊容

“北京人”长什么样子？科学家们已经根据周口店出土的“北京人”化石，知道了他们的庐山真面目，甚至还塑出了复原头像（图 2）。



图 2 北京猿人复原像

简要地说，“北京人”的样子可用一句话来概括：既像人，又像猿。他们前额低平，眼眶上缘有两个相连接的大眉骨，像房檐一样遮护着双眼。脑壳很厚，大约比现代人的脑壳厚一倍，头盖骨下部膨大，上部收缩，像馒头状。脑容量约等于现代人平均脑容量的 80%。嘴巴向前伸出老远，高颧骨，宽鼻梁，牙齿粗壮有力。可以说，整个头部显得很原始，与猿头很接近。与头相比，“北京人”的上肢、下肢就进步得多了，与现代人的肢骨有些接近，如大腿骨在大小、形状、比例和肌肉附着点上都和现代人相似，只是骨壁较厚，髓腔较小，左右径大于前后径；上肢骨除了骨壁略厚、髓腔稍小以外，其他特征都与现代人上肢骨类似。

由上面的分析，读者也许发现了问题：为什么“北京人”的头部偏向于像猿，而“北京人”的肢体，尤其是上肢，却偏向于像人？这是什么原因？有的外国人类学家解释道：当时的周口店一带居住着两种人，一种是进步的“真人”，以周口店出土的猿人肢骨化石为代表；另一种是落后的原始人，以周口店出土的猿人头骨化石为代表。前者像猎取野兽一样猎获了后者，吃掉了肉，只留下了头骨。那么请问：前一种人的头哪去了？后一种人的肢骨又哪去了？难道连骨头也被吃掉了不成？既然是前者吃掉了后者，怎么前者的脑袋反而丢了？其实，当初周口店根本就不存在进步、落后两种人之区分，“北京人”洞穴中的头骨、肢骨，原本是属于同一种人的。恩格斯指出：“劳动创造了人。”由于劳动的原因，上肢才最先发达起来，而在劳动中处于辅助地位的下肢则发达得相对要慢些。至于脑及脑外的头骨，是随着手的劳动和四肢的分化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保留的原始性最多。这种现象在印尼发现的猿人——爪哇人的身上同样存在。

祖宗的生活

“北京人”靠什么生活？一靠捕猎飞禽走兽爬虫，二靠采集野生植物，此外，还捕捞水生动物。尽管当时还没有农业和畜牧业，但仗着优越的自然环境，日子还过得下去。那时候，北京周口店一带草木茂盛，鸟兽成群，所以，“北京人”用石块、木棒就可以击杀一些野生动物。每到夏秋季节，

各种动物繁殖迅速，不但动物的数量大大增加，而且一些幼小的动物缺乏自卫的知识与能力，很容易捕捉。同时，许多植物的果实根茎相继成熟，采摘下来既可充饥又能解渴。所以，这个时候的“北京人”就生机勃勃，扬眉吐气，他们的生活画面也就格外生动：东面河岸旁，几个富有经验的老猎手，一动不动地蹲伏在草丛中，两眼直盯前方；不远处，一群肿骨鹿保持着十二分的警惕，正慢悠悠地踱来，当它们来到河边，争先恐后地饮水时，猎手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窜出草丛，一边呐喊，一边高举着石头、棍棒，直扑鹿群。鹿儿们顿时炸了营，撒蹄而逃。慌乱中，有的陷进了泥塘沼泽中，有的被猎人扔出的石块击倒，体弱腿慢的，则被赶上来的猎人乱棒打死。眨眼的功夫，一场伏击战结束了，人们满载而归。与此同时，西边的山冈上，则有一场“斗熊”好戏：一群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围住了一头棕熊，喊声动地，乱石如飞。棕熊也不示弱，嗷嗷吼叫着左冲右突，混战中，有时候熊掌抓在了人身上，有时候木棒揍在了熊头上。渐渐地，棕熊气喘吁吁，小伙子们也声嘶力竭，可大伙仍不肯放走眼前这家伙，非要弄个熊掌啃啃才罢休。看来，棕熊今天是凶多吉少，性命难保。

丛林里，忙碌着几位老妈妈，她们正在采集一些可以吃的东西，野菜啦，蘑菇啦，树叶啦，红红黄黄的野果啦，都要。一群孩子跟在后面，玩得十分开心，在这里，有肥肥的爬虫，有红红的野果，都是解馋的美味。上窜下跳的松鼠，叽叽喳喳的小鸟，则是他们最要好的朋友，有时运气好，还会捡到大鸟蛋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可是一到冬春季节，“北京人”的生活就清贫得多了。许多植物枯死了，动物也明显减少了，靠打猎常常饿肚子。于是，大家就去采摘些朴树籽或松籽之类的干果来充饥，或者带上木棍骨片去掘田鼠洞，烧鼠肉虽然没有熊掌好吃，可总归也是肉啊。每当这时候，大伙最关注的是洞外山坡上有没有野兽在追逐、咬斗，譬如豹子惹恼了犀牛，狼跟野猪斗气，或老虎咬死了羚羊等，都会使大伙儿心花怒放，因为不管野兽们谁死谁伤，总能让人趁机捞点油水。

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北京人”的工具主要是用石头、动物骨角和树枝加工而成的。

“北京人”制作石器的石料有水晶、脉石英、石英岩、燧石、砂岩等。燧石、石英岩和砂岩等是在不远处的河滩上捡来的，而水晶石则是从 2 公里外的花岗岩山坡上找来的。他们采用摔、砸、敲等方法，即通过石头之间的撞击，来制造各种各样的工具。这些石质工具，根据其形状和用途，可以分成“砍斫器”、“刮削器”和“尖状器”三种（图 3）。



图 3 北京人的石器

在“北京人”居住的山洞中所出土的兽骨，有相当一部分已破碎，不能排除，“北京人”在敲骨吸髓以后，顺手又用这些尖锐锋利的碎骨当工具。有时还会把长长的动物肢

骨纵向劈开，打制成刀形，用它来挖掘鼠洞、野菜，显然比较合适。有的鹿角被分割成段，粗壮结实的鹿角根可做锤子，而截下来的鹿角尖，则适合于做挖掘工具。鹿的头盖骨则被加工成水瓢，这种水瓢共发现了上百件，形状很一致。

至于用树枝制造工具，应当更方便而普遍，可惜，这类东西容易腐烂，没有保存下来。总之，“北京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材料来制作工具，尽管这些工具今天在我们看来十分的幼稚、简陋，可那总归是人类改造自然、创造历史的开始。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些原始的工具，也就没有今天的航空母舰和宇宙飞船。

“北京人”的另一伟绩是使用火。在我国神话传说中有个“燧人氏”的故事，说当初发明火是“钻木取火”。从道理上讲，摩擦生热，热极生火，所以钻木取火是可能的。就在不久前，世界上不少落后民族仍然钻木取火。“北京人”的火种是怎样来的我们说不清，只知道“北京人”保存火种的方法就是让火日夜燃烧，永不止熄，因此他们留下的灰烬层往往厚达数米。自从用上了火，人类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夜晚，只要身旁有堆火，什么野兽都不敢近前，只须一人看管火堆，大家尽可放心大胆地酣睡。一伙人举着熊熊火把，可以将先前并不怎么把人放在眼里的猛兽赶进泥塘，围而歼之，或哄下悬崖，捡个现成的。甚至在漆黑的夜晚，可以去逮些见到火把就呆头呆脑、不知所措的野鸟。在火上烧烤食物，吃起来不但味道更香，而且易于进食，健康状况得到改善。体质的进步，加速了大脑的进化。到了冬天，尽管洞外寒风刺骨，洞内却暖气洋洋。

“北京人”能制造工具，并且用上了火，周围又有画一般的山河，诗一样的景色，似乎过的是天堂生活。可实际上，环境既有优美的一面，也有险恶的一面，大自然对“北京人”的政策是：一方面恩赐、施舍，另一方面则是捉弄、困扰甚至扼杀。疾病、饥饿、常年与野兽打交道、为争夺食物和活动地域而经常发生的人群之间的争斗，不断地夺去人们的生命。据科学家对“北京人”遗骨的统计研究，发现“北京人”的死亡年龄，青少年约占一半，能活到五六十岁的很少。

“北京人”神秘失踪

1942 年 8 月 23 日，英文报纸《北京新闻》上出现一个醒目标题：“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中国猿人头盖骨被窃，著名的‘北京人’被模型所调换，一个美国职员被怀疑为主要嫌疑人”，该报援引“中华同盟社”的消息说：

> 据悉，约在 20 万年前居住在北京附近的人类祖先——著名的中国猿人的头骨发现被窃，在它原来的地方被运出而替换了一个模型。
>
> 这个惊奇的事情是被两位学者——东京大学地质系的长谷部言人教授和该系的助教高井冬二先生所发现。他们在 8 月 19 日到达北京，在周口店开始他们的研究工作。
>
> 当这两位学者去参观保存有贵重的原始人类

化石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头骨已被模型所调换。该学校里的一个美国职员被怀疑曾在‘大东亚战争’爆发的时候，取走了头骨。因为他们预料到日本军队将占领学校。

“北京人”化石标本失踪了！

这个消息像晴空霹雳，在国际国内引起了强烈震撼！世界学术界一片哗然！

原来，当年在周口店出土的人类化石均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地点在今北京东单北大街三条胡同）。根据《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组织章程》的规定，在周口店出土的包括人类化石在内的一切化石标本，均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但人类化石暂存协和医学院以便研究；任何标本，当然包括“北京人”化石在内，都不得运出中国。可现在这些珍贵的科学标本忽然下落不明，它们是怎样失踪的？去向何在？

有人怀疑，“北京人”化石原本就是被日本人盗走了，然后贼喊捉贼，栽赃他人。早在 1937 年 10 月 7 日，日军的三辆汽车载着六名穿西服的日本人来到周口店发掘现场，又是照相，又是测量，随车有十几名日本军人武装护送。显然，那个时候日本文人已尾随日本军人之后，在打“北京人”的主意了。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北京、天津等地，北京协和医学院亦在日军掌握之中。日本人掠走化石，又制造假象，掩人耳目，不是很可能的事吗？后来国际上盛传“北京人”化石被掠往东京大学，难道仅仅

是捕风捉影？总之，是因为日本人发动战争，才使这些珍宝下落不明，日本人是第一责任者和嫌疑者。

也有人怀疑，“北京人”化石确实是在战乱中被美国人席卷而去了，可是关于这方面的证据却没有多少。

另据一些参加周口店猿人化石研究和转移的人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41 年，日美关系日趋紧张，在北京的美国侨民纷纷回国，北京协和医学院被笼罩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祥气氛之中。“北京人”化石的安全成了人们忧虑的问题。经初步协商，决定把“北京人”化石暂时运往美国保存，但这样做显然与以前关于不得把“北京人”化石运出中国的规定相矛盾，所以事情没能马上解决，暂时耽搁了下来。春天，魏敦瑞（德国科学家，曾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应邀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走的时候没带“北京人”化石，而是嘱托他的中国助手胡承志赶制所有“北京人”头骨化石的模型，然后寄给他。约在魏敦瑞去美国二三个月后的一天，留在北京的魏敦瑞的女秘书息式白通知胡承志说“标本要装箱运走”，征得裴文中的同意后，次日即打点装箱。化石的包装十分考究、稳妥，总共装了两个木箱，送到了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当天又被转送到 F 楼 4 号保险室，过了一夜又被转移。大约是在 11 月底，博文把两箱化石送进了美国驻华使馆，准备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它们运至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12 月 5 日早上 5 点钟，载着“北京人”化石箱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专用列车离京驶往秦皇岛，准备在那里把化石箱送上将于 12 月 8 日到达的美

国哈里逊总统号航轮。不料，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人不宣而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列在秦皇岛被日军截获，美军营地也被日军占领。哈里逊总统号轮船从菲律宾启航后，中途即遭日本军舰追逐，在长江附近搁浅，终于没能驶抵秦皇岛。

那么，美军专列运往秦皇岛的“北京人”化石的下落呢？

有人说，日本人把从专列上卸下来的东西作为战利品，全部装上一艘驳船，准备运到天津后由货轮送回日本，可是不知什么原因，驳船途中倾翻，“北京人”化石沉没在渤海中。

也有人说，劫得美军专列的日本兵不懂得这些化石的价值，把它们当作破烂扔掉了，或当普通“龙骨”卖掉了。

还有人说，化石箱子被专列送到秦皇岛美军兵营后，由美军中士戴维斯保管，但当 12 月 8 日日军占领美军兵营后，化石箱子就落入日本人手中。后来因箱子上标明是美军医师弗利的私人行李，就交还了已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弗利。后来当弗利被押往日本北海道时，装有化石的箱子没被允许带走，从此下落不明。

可是，弗利本人告诉他的朋友、瑞士驻华大使的情况却是：1941 年他在天津行医，他的朋友、邻居德日进怕日本人占领天津，就把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藏到了他家，可是还未等弗利把箱子装船运走，日本军队就占领天津，弗利在仓促之间，弃家而逃，藏有化石箱子的住房就被日本人占据了。

总而言之，“北京人”化石不明不白地失踪了。 后来，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